

书香传家远

■程应来

梁晓声说,所有的书籍,都像一树一树的花开。是的,书香是永不凋落的花开,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,脉脉留香,脉脉传承。

祖父自幼苦研诗书,又写得一手好字。每当祖母把笔墨纸砚都准备整齐的时候,祖父便开始挥毫,唐诗宋词元曲,无一不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,熠熠生辉。这对父亲的人生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据父亲回忆,由于生活条件有限,祖父家并没有太多的书籍。祖父读书,多数都是从老街坊的教书先生那里借过来的。但也不是白白相借,祖父会把一些名言警句书写下来,赠予学生们,作为借书的答谢。这样,借过来的书籍就会长久一些,然后,祖父再把书籍誊写在小册子上,一本又一本,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,于是,祖父也有了自己的书籍,永远都属于自己的书籍。《周易》《诗经》《庄子》和《楚辞》,这四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古籍,都被祖父誊写过。它们也对父亲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,尤其是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天问》《九章》,这些被祖父誊写出来的“书籍”,一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留在父亲的书房里,作为警醒和鞭策我们的传承。

为警醒和鞭策我们的传承。

父亲读书,虽然接受了祖父很大的影响,但是较之祖父而言,却有了极大的提升空间。从四大名著到鲁迅的《呐喊》、茅盾的《子夜》、巴金的《家》,一直到莫言的《红高粱家族》都是父亲最引以为豪的收藏。父亲先是自己读书,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,无论晨钟暮鼓,还是四季轮回,都改变不了父亲读书和藏书的习惯。一张茶几,一盏老茶,一副眼镜,山一样的书籍,是我心中留存至今永远无法涂抹的记忆。而父亲则像一棵树,不断地吸取知识的养分,春绿,夏茂,秋实,冬静,季节周而复始的更替,父亲的形象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,形成了坚不可摧的风景。

父亲说,文化传承是最独特的家风,深刻影响着家族的发展方向,以读书立家和传家,才会影响更广大,意义更深远。

对于祖父的手稿和父亲的藏书,起先我是出于好奇的心情,翻阅来翻阅去,便产生了极大的读书兴趣。而父亲也更早地给我买了阅读绘本和图书,而我对读过的故事都有着深刻的印象。

现在,我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与事业。闲暇之余最大的爱好依然是

读书。一本书香,一盏茶香,它们随着四季一起,伴我无数个春夏秋冬。悲观时给我鼓舞,低落时给我斗志,心情舒畅时则给我丝丝淡淡清香。清晨,《飞鸟集》犹如一缕微风带着清新与美好拂过心田。午后,读一本梁实秋先生的散文集《原来人生无常,心安便是归处》,“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和别离,愿你遍历岁月山河,依然觉得人间值得”。夜晚,读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,“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,在彩色里朝圣黑白”。

诗书传家远,耕读继世长。书香是我们和世界的纽带,是现代与历史的联结,更是父母儿女之间的家庭乐趣和传承。我也会给我的孩子安排更好的读书环境,但是我相信,基于如此书香世家影响,我的孩子也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书香文化,要不,那些“优秀小作家”“年度十佳作品选”的荣誉怎么会轻而易举地就落在孩子的头上呢?无疑,这些都得益于孩子的刻苦学习,更和书香传家远的优良传承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。

窗外,风正轻柔,岁月悠远。案几上茶香浓郁,书香犹如一条小河涓涓流淌,闪耀着思想的光芒,凝聚着智慧的结晶。

■朱丽平

通羊画屏凤池山

通山的任何乡镇,都离不开山的怀抱。山山手臂相缠,草木覆盖,一去数十里。山们像人一样,有自己的个性和名字。

通山县治所在地通羊镇,也不例外,同样的山环山绕。镇南方向有一山,叫凤池山。我猜,给该山起此名的人,必定不简单,大概是以魏晋时期封建朝廷设置上书省机要位置称作凤凰池,作为起名依据的。看来,凤池山,承载着家乡先贤对青年才俊无限的期望。

登凤池山的路有两条,一条是牛头山隧道上方的石阶小道,一条是凤池山山口的柏油马路,都曲曲弯弯,往复回旋,绸带一样在绿植与崖石之间盘绕。即使第一次去凤池山,也根本不用担心会不会迷路,只要大方向对,你只管往高里走,往绿里走,依着石壁走,跟着一只蝴蝶走,迎着清新的气息走,就可以到达。

无论何时,满山的植物,都色泽分明,搭配合宜。季节仿佛握着无数支无形的彩笔,在植物身上不停地涂抹,每一个细枝末节都不会放过。春季,是漫山遍野的赤橙黄绿、青粉蓝紫。花儿、草们、树们,浓妆的有,淡抹的也有。眼睛投向哪,哪

里就是一幅摄人魂魄的水彩画。绝对养眼养心的水彩画。夏日,彩笔变了性情,单单偏爱绿色,但绿却并不单一。不同的植物身上,绿的色泽不同,层次亦不同,给人不同的感受。秋日一到,绿里又悄然加进了红、黄、褐、灰,日胜一日往深里浓里涂抹。山风拂来,草们叶们,环佩叮当,在秋风中招摇,载歌载舞。尤其是栾树,金钗插满头的打扮,好似在敲锣打鼓庆祝着丰收。冬天,彩笔终于停歇下来,凤池山回归沉稳低调。可是,一阵寒流到来,整座山,连同山下的城,无一不被染成了单一的白,宛如跑进了梦幻的童话世界。

然而,巨笔再怎么涂染,也奈何不了山上的崖石。它们一律的灰黑色,沉静着,高卧无忧的样子。这反倒给凤池山的石头,注入了不容侵犯的威严。凤池山上的崖石,各具形态,有些也有名字。如凤池山宾馆不远处的会仙崖、鹤仙崖。它们周边一带,崖石相对集中些。有的独立成个,有的缠绵成壁,有的随地壳运动,或沉或降,形成天然的洞穴。

会仙洞,是藏身在会仙崖下的一处山洞。在洞口抬头望,会仙崖、鹤仙崖高不可

测,气势恢宏。洞门跨度约二十米,洞府大,一次性容纳五六百人,是不拥挤的。洞顶洞壁石头挤着石头,起伏起伏,千姿百态。

会仙洞的历史,是一部励志史。明正德年间,通羊人朱廷立来此洞读书,走上仕途。当年朱父突然辞世,朱廷立再也无法凝神读书。坚韧不拔又不甘颓废的他,上凤池山散心,发现会仙洞十分隐蔽,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。遥远的山外,那是他想去搏击人生的宏大舞台;脚下的山城,清澈明净,那是生养自己的根基;近旁立地擎天的鹤仙崖、会仙崖,是他眼里永葆劲节不阿的化身。他索性用“两崖”作为自己的别号,寄寓对家乡故地的永志不忘,又激励自己排除如山重压,努力做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有用之人。五十八岁那年,朱廷立官至工部侍郎、礼部侍郎。当年读书的石洞,被通山人称作“侍郎洞”。侍郎洞之名沿用至今,会仙洞这个原名,知道的人越来越少。而朱廷立也成了通羊人口口相传的最了不起的励志楷模。

一座山,引领有志的心去驰骋天下,这座山也就名扬古今了。凤池山,永远厚重在通山人的心间。

■杨华

诗润横沟醉初冬

立冬过后,寒意尚浅,咸宁横沟桥镇的初冬依旧温润宜人。霜染枫叶与晒场上金黄的稻粒相映成趣,残余的桂香裹挟着淡淡的书香,掠过古朴的石拱桥与山间缥缈的雾霭,最终在东站广场的人潮中凝聚成浓得化不开的诗意。这片被山水滋养、文脉浸润的土地,正以“强基工程”为引领,徐徐展开一幅经济崛起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的时代画卷。

山水含情,人文蕴藉。横沟的文化根脉,早已深深扎在乡土之间。自2009年农民诗社成立以来,诗词楹联便如初冬暖阳,浸润着千家万户。镇小学教室里,孩子们跟着老师学学对对联;社区文化广场上,老人们围坐一圈切磋诗艺;田间地头,农民们一边劳作一边吟诗作对,让泥土的芬芳里多了几分墨香。

立冬后的第一个周末,11月8日,横沟桥镇小学大礼堂内座无虚席,第十一届农民诗联大赛如期举行。500余名来自全镇的农民诗人和市区的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,用最质朴的语言抒发对家乡的热爱、对生活的赞美。

“一行绿苗一行诗,分秧写意醉如痴。纵横成韵皆妙笔,耕读相兼总相宜。”鲁敦喜的即兴吟诵道尽了农民诗人的生活常态。这位70后的农民作家是个多面手,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通讯样样精通,还自费在家里开办了农民书屋。“老屋施弯何以闻?旧村改造建新村。楼屋焕彩家家靓,花草盈庭户户春。”还有一位耄耋老者即兴吟出佳作。张见福老人以“卸落银锄跨马鞍,远征志士破楼兰。江南翠柳枝枝赞,塞外佳音处处欢……大别山峰赏杜鹃”的诗作荣获一等奖。

大赛收集了100余首诗词楹联。十六年来,横沟桥镇连续十一年举办农民诗联大赛,五次承办全国农民诗歌邀请赛,500余名农民诗人创作的1100幅佳作被各级刊物采用。“中华诗词之乡”“中国楹联文化镇”这两块金字招牌,在初冬的暖阳中愈发熠熠生辉。

文化的种子一旦种下,便会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。11月9日,东站广场上,“强基工程”文艺助力精神文明建设咸宁实践综艺演出隆重开演,市区镇村四级合力点燃“诗润横沟”的热潮。冷雨挡不住追诗的脚步,斜风冻不了文艺的激情,千余群冒雨赴会,统一穿蓝色雨衣,如一片湛蓝天空倒挂台下,热忱与文艺盛宴撞了个满怀。

更令人欣喜的是,咸安区首个乡镇文联——横沟桥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揭牌,这标志着横沟的文化建设迈上了新台阶。旗袍走秀队、农耕秀表演队、舞蹈队相继成立,文艺之花在基层遍地绽放。从“送文艺”到“种文艺”的转变,让横沟的文化内生动力被彻底激活。

文化赋能发展,文明滋养乡村。如今的横沟桥镇,不仅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之乡,更是产业兴旺、经济崛起的热土。乡村振兴的画卷在横沟徐徐展开。

冬意渐深,诗香更浓。站在东站广场远眺,横沟桥镇的轮廓在初冬的薄雾中愈发清晰:青山如黛,绿水含烟,稻田铺金,厂房林立,诗卷飘香。这里有自然风光的灵秀,有人文风情的醇厚,有生态保护的坚守,有产业发展的活力,更有乡村振兴的希望。两场文艺活动如纽带一般,将横沟的过去与现在、自然与人文、发展与民生紧紧相连,让“诗乡横沟”的品牌愈发鲜亮。

云南记趣

■丁芳

深秋时节,我们姐弟几个从各自的小日子里抽身出来,陪着八十岁的父母双亲,向着保山——腾冲——瑞丽——芒市开启了彩云之南的亲情之旅。

抵达保山,租上两辆小车,家庭自驾小分队就算正式成立了。经过龙江大桥,走上观景台真正被震撼。那桥仿佛一道银链,横跨在深邃的峡谷之上。谷底的龙江细如丝带,云雾在半山腰缭绕。最绝的是拉索的横切面,千万根钢丝如一道巨大的银色雨帘,从天而降,结构之美,力量之伟,让人失语。

首站便是腾冲和顺古镇,一个环山而建,呈几字形布局的边地侨乡。晚上古镇灯光璀璨,热闹非凡,青石板路湿漉漉的,反射着天光与人影。我们住的客栈在半山腰的一个小院子,兰花开得甚是灿烂,牛油果挂满了枝头,木瓜成串成串生长。

旅途中的趣事大多与吃有关。在倚罗小镇的水木市集,我们第一次见识了“手抓饭”。偌大一个竹篾盘子,中间是雪白的米饭,四周团团围着烤鱼、烤鸡、菠萝饭、各式野菜,色彩斑斓,香气扑鼻。父亲学着别人的样子用手抓饭,菜汁沾了满手,却笑得像个孩子,母亲也忍不住尝了一口撒撒,那复杂的酸香苦辣滋味,让她皱紧的眉头半晌才舒展。

在芒市老宅院,我们吃了一顿难忘的傣家菜。在银杏村,我们尝老板娘亲手做的农家菜。我们围坐在院子里的小桌前,就着夕阳的余温吃饭。一片金黄的银杏叶落在父亲的肩头,那一刻,世界静好,舌尖和味蕾的满足感在缓缓流淌。为记录快乐出游的心境,在干手观音古树群,七棵参天古木并排而立,枝干向空中次第伸展。我们拉着父母站在中间,姐妹四个分立两侧,手臂上下舞动,做出干手观音姿势。父母起初万分不情愿,但架不住我们软磨硬泡。正式开拍时,父亲动作僵硬,像个提线木偶;母亲则笑得前仰后合,根本没法保持姿势。一条视频拍下来,父母开心又不太好意思的表情被定格了下来。

在傣王宫前,我们策划了一场“登基大典”。让父亲扮傣王,母亲扮王后,我们则扮侍卫和宫女。父亲摆出威严的姿态,母亲用她的丝巾充当王后的披肩。我们一本正经地开始表演,“傣王”挥手,“王后”微笑,“侍卫”昂首挺胸,“宫女”翩翩起舞。路过的游人纷纷侧目,发出善意的笑声和哨声。

在姐告口岸,我们隔着国门眺望对面的缅甸,家国情怀油然而生。在一寨两国,那秋千荡回来是中国,荡出去是缅甸的奇妙体验,让我们感到新鲜。

芒市的金银双塔,在夜色中璀璨夺目。大金塔果真金光闪闪,佛光万丈,大银塔像童话故事里的白色城堡,如梦似幻,当夕阳照遍银塔,就像面容皎白的女子脸上升起一层红晕,美得令人窒息。

而“树包塔”的奇观,则让我们惊叹于自然与岁月的力量相生相融。母亲在每个寺庙前都拜得虔诚,嘴里念念有词,莫不是祈求我们几个儿女平安顺遂。

美食依旧是我们探索的重点。我们尝了稀豆粉,喝了泡鲁达。尤爱面包干泡在冰凉的椰奶里奇妙的感觉。尝芒市傣哥盈江火烧猪,那猪肉外皮酥脆,内里鲜嫩,蘸上特有的腌菜膏调料,肥而不腻,香浓满口。

保山“云南人家·柴院”既是我们入滇的第一顿大餐,也是回程的饯行大餐。柴火慢炖沧江雄鱼,有点小贵,但鲜香无比,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。还有茶香酱土鸭、香茅草炸排骨等菜也受到好评。

十日之旅,弹指而过。旅途的风景会淡去,但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翻看视频的温暖,这些琐碎而真实的快乐,如同那大金塔的光芒,温暖而长久地照亮我们的生活。